

RAPPA DA PARKER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2〉

背叛的嫌疑

[美]芭芭拉·派克著 李逸 许雪春译



当代美国最受瞩目的女性作家

世界顶级水平的恐怖犯罪小说

珠海出版社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2〉

背叛的嫌疑

[美]芭芭拉·派克著

李逸 许雪春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 2/ (美) 芭芭拉·派克 著; 李逸, 许晓琳等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689-013-0

I. 芭… II. ①芭…②李…③许…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2440 号

For SUSPICION OF BETRAYAL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SUSPICION OF BETRAYAL by Barbara Parker. Copyright © Barbara Parker, Inc., 199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a member of Penguin Putnam Inc.

本书经中国上海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由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 (二)

——背叛的嫌疑

[美] 芭芭拉·派克 著

李逸 许雪春 译

策划: 罗立群 田大军

责任编辑: 田大军 陈文娟 帅 云

装帧设计: 田大军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2222759 邮政编码: 519000

地 址: 珠海市香洲梅华东路 297 号 2 楼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20 字数: 47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套

ISBN 7-80689-013-0/I·404

定 价: 40.00 元 (全二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主要人物表

吉尔·卡尔尼——本书女主人公。她是一名迈阿密的律师，事业成功，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离婚后和女儿生活在一起，现在正准备再婚。

安东尼·奎特安——吉尔的未婚夫，也是一名律师，古巴裔美国人，是他们家族律师行的首席执行官。目前正与吉尔筹备婚事。

凯伦·卡尔尼——吉尔与前夫的女儿，11岁。

戴维·迈特格——吉尔的前夫，经营着一家俱乐部，与吉尔在争夺女儿的监护权。

玛利安·莱兹——吉尔的秘书，是吉尔的得力助手。

莉尼·都伯特——吉尔的办公室助理。

凯琳娜·迈克思——吉尔的好朋友，也是吉尔在与前夫争夺女儿监护权官司中的代理人。

温德鲁·史维特
洁敏·史维特——吉尔正在受理的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吉尔是洁敏的代理人）。

哈里·洛斯克——曾是温德鲁生意上的合伙人，犯过经济罪，是安东尼的客户。

查理·杰根司——吉尔新房的装修工。

安琳·卡尔尼——吉尔的母亲。

爱尔兰斯托·佩德洛萨——安东尼的外祖父，掌管佩德洛萨家族的一切生意。

内 容 简 介

吉尔·卡尔尼是一位资深的女律师,主要负责离婚后财产纠纷的案件。事业成功,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某星期三晚上,吉尔接到一个恐吓电话,电话中的声音经过了处理,辱骂她并诅咒她快要死了。以后,吉尔又发现自己的汽车被人泼上红油漆,并在车窗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接着,吉尔又收到了恐吓信,信中附有一张她女儿被子弹击中的照片。家中的小猫不知被谁杀了,并把猫头用精美的礼盒包装后送到了她的律师事务所……一连串的恐怖事件不断地发生在她周围,隐藏着秘不可宣的隐私内在。在背叛的嫌疑中,吉尔找到了谁也意想不到的凶犯……

小说文笔细腻,人物心态刻画惟妙惟肖,细节描述入木三分,情节构思内涵深刻,阅后令人回味,拍案叫绝。作品近年在美国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创下了销售数百万册的纪录。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4)
第四章	(44)
第五章	(61)
第六章	(69)
第七章	(79)
第八章	(93)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26)
第十一章	(142)
第十二章	(153)
第十三章	(169)

第十四章	(183)
第十五章	(194)
第十六章	(210)
第十七章	(225)
第十八章	(232)
第十九章	(246)
第二十章	(253)
第二十一章	(262)
第二十二章	(276)
第二十三章	(292)
第二十四章	(308)

第一章

吉尔·卡尔尼最近常接到一些语气暴躁的匿名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是用经过处理的声音骂她婊子,但诅咒她会死去的话语她却是第一次遇到。那晚当她接到这个电话时,她的感觉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烦恼和厌恶来得更恰当些。

她今年 34 岁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她不是那种一有什么事就大惊小怪的女人。而且她知道是谁打的电话,一定是住在街对面的那个 14 岁的男孩,前些日子她曾大喊着要他离自己的院子远一点,因为他当时正在露台上抽烟。更糟的是,凯伦常跟他一起出门,凯伦还未满 11 岁。

接到匿名电话的那晚,吉尔想了很多。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事,自己的脾气才会变得这么坏的。先是和戴维离了婚,紧接着又和另一个男人坠入爱河;放弃原来工作的事务所的合伙人,转而自立门户开起自己的事务所。

现在吉尔搬进了一栋几乎要让她发疯的旧房子。她和凯伦在那里住了还不满一个月,至今仍没习惯那些高高的天花板和刷着厚厚一层灰泥的墙,还有那些窄窄的盘旋至二楼的楼梯。

她和安东尼原来打算结婚后再搬进这栋房子,那时房子应该已经被重新装修了一遍。但是当吉尔把他们的旧房子放到房产交易市场上出售时,本以为总要过个几个月才能售出,没想到一对巴西夫妇一眼看中了,并说要立刻得到房子,他们愿意出高

价购买。吉尔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就叫了个搬家公司把她和凯伦的所有东西从原来那栋现代化的房子里用拖车运到这幢位于椰树林的由珊瑚石和灰泥建成的 1927 年的历史遗迹里。

吉尔接到骚扰电话的内容是希望自己在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死去，这样她就不会这么烦了。这段时间以来，安东尼仍住在位于比斯坎湾的房子里，离吉尔的住处大约有 80 多公里，但是他经常会在下班后过来一趟，就像今天他要过来和吉尔一起吃晚餐。

安东尼进屋时看见凯伦正背对着他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椅子上，下巴抵在交叉的双臂上，一声不吭。他走上前去，把包住馅饼的锡纸一层层地打开给凯伦看，边说：“看，是你爱吃的烤馅饼。”

“我讨厌烤馅饼。”凯伦看也不看他，说道。

“是蘑菇馅的，你不喜欢吗？”安东尼问道。

“我最讨厌蘑菇。”

“凯伦！”吉尔转过身来喊了一声，一只手叉腰看着凯伦，说道：“如果你不懂什么是礼貌，那就给我回到楼上你的房间里去，直到你能礼貌地说话时再出来。”

“好的，我一定会在屋里待到饿死为止。”

当凯伦转身要走时，吉尔叫住了她，说：“上去洗个澡，我过会儿上来检查。”

“不必麻烦了，我反正是要死的。”凯伦边说边弯腰把正在桌子底下的一只小猫抱起来，然后重重地踩着楼梯往她的房间走去，几秒钟后从楼上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

“我很抱歉。”吉尔对安东尼说道。她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套银器。厨房里的碗橱是仿胡桃木的，所有的器具都是鳄梨绿的，在房子改建后这一切都要搬走。她递给安东尼三套银餐具，凯伦有可能改变主意下来吃饭。

安东尼仍皱着眉头看着那扇通向大厅的拱门，几秒钟前一个有着一头棕色长发、穿着拖到地上的宽松裤的瘦小女孩从那里走过。他问道：“凯伦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我不知道哪里得罪她了。”

“不，和你无关。她是在跟我发脾气，因为我不许她到外面跟詹尼弗还有琳德瑟玩。”

“你做的对，现在天都快黑了。”他瞥了眼窗外，说道。这时从楼上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立体声音乐，如果音量再响一点点的话，就会有人跑到楼上要求把音响关掉。

“别去理她。”吉尔说；“她就快满 11 岁了，到了青春期的女孩子都会这样。这也许是她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吧。”

安东尼喃喃道：“是的，这可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时期。”

安东尼从碗橱里拿出两个玻璃杯，问道：“你想喝点什么？”

“葡萄酒就可以了。任何再烈一些的酒都会让我睡着的，而我今晚还有个案子要研究。”吉尔说着。

安东尼举杯轻碰一下她的杯沿，说：“干杯。”

她愉快地喝了一大口，然后凑上前去匆匆地吻了他一下，说：“谢谢，我亲爱的。我已经两天没看见你了，我甚至开始怀疑你秘书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噢，别耍性子。”安东尼靠在吉尔身旁的料理台上，举起杯子，喝了一小口。他的手看上去有力又不失优雅，小拇指上戴着只镶着石榴石的金戒指。

他放下手中的酒杯，低头吻她。他柔软饱满的双唇由于冰块的缘故感觉有些凉凉的，上面还有股刺激性的甜酒味。他的两只手滑入她的衬衫里抚摩着她的肌肤，发现她没有穿内衣，他一个转身压制住她，让她背抵着料理台动弹不得。

吉尔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答应我今晚留下来，答应我。”她边说边在他脸颊上留下一串轻吻，“说你要留下来……说啊，

我保证会给你许多惊喜的……”

“我们应该这么做吗？”你不是还有工作要做吗？而且凯伦今天的情绪也不太稳定。这么做明智吗？”

“还是算了吧，你让我变得不明智，我已经为你发狂了，完全地疯狂了。”

他握住她的手指，吻了吻。这一举动使她的订婚戒指在昏暗的荧光灯下闪闪发光，戒指上镶着的宝石很美。他抬眼看着吉尔的脸，说：“吉尔，你准备告诉我今天上庭的情况吗？或是不愿说？”

从早上起，这个话题就一直在她脑海中浮现，就像恼人的牙痛那样时断时续地困扰着她。她伸手拿起酒杯，“法官准备派心理医生给凯伦做心理测试，我还没把这件事告诉她。”

“你说派个心理医生是什么意思？你们现在是为了探视权的事在打官司。”

“没错。当法官说让戴维每星期有五个下午可以看望凯伦似乎太多了些时，他们就提出应找个心理医生对凯伦测试。他们还说是我让凯伦不敢承认她想和父亲住在一起的。真正让我气愤的是戴维根本没有考虑这么做会对凯伦造成什么影响，他根本不在乎她会经历什么，只是一心想向我报复。”

“我们的婚姻失败了，他把一切责任都归咎到我的头上，认为都是我的错。孩子和房子都归了我，于是他感到不平衡了。可这是他先提出要离婚的，然后就驾驶他那艘该死的船离开了，一走就是半年，这半年里他和几个姑娘一起住在圣胡安岛，他甚至从没给凯伦写过一封信。我数不清有多少次凯伦哭着要我，而我只好编故事说‘是的，宝贝，你父亲当然爱你，但是在岛上没有邮筒，所以他没法写信给你。’而现在他一回来就指责我是个坏母亲，需要心理医生来判定我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吉尔停顿了一下,继续道:“很抱歉,朝你大喊大叫了。”

她感觉到安东尼正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于是说道:“别这样,亲爱的安东尼,这件事与你无关。戴维是针对我的,而你只是导火线而已。”

安东尼对此怀疑地扬了扬眉,说道:“你不认为凯伦现在的年龄已能决定她究竟想和谁住在一起吗?为什么法官不让她自己来决定呢?”

“凯伦无法作出决定。她不想伤害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她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没问过她这个问题吗?”安东尼问道。

“我不想给她施加任何压力。”

她长长地吐了口气,接着又注意到安东尼进来后放在餐桌上的公文包,问道:“那里放着什么?建筑师的图纸吗?”

“我想我们可以一边吃晚餐,一边研究它们。”他回答道。

吉尔现在所住的房子位于一条通往比斯坎湾的运河沿岸的街道上。整条街上住着12家人家,房子是地中海式的设计,少数几家是现代化的设计,还有一家殖民主义时期的建筑风格。吉尔的房子是由石头和灰泥建成的,门前有个环行车道,主楼前后各有一个露台。屋里有两个珊瑚石砌成的壁炉,一个在楼下客厅里,另一个在主卧室里,是在冬天烤火取暖用的。当时出售这幢房子的房产经济人曾用“迷人和舒适”的字样来形容它。

当安东尼把那张用铅笔、圆珠笔和各种颜色涂满的图纸摊开在餐桌上时,吉尔不禁怀疑建筑师是否在看房时走错了地方。从图纸上看,很显然对厨房的设计和原计划有很大的出入,原本又长又窄的客厅被扩大了两倍,有一边墙被向外移动了约6米左右,天花板上将装一个巨型的黄铜枝形吊灯,而那些年久失修、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楼梯将盘旋着通向二楼的一个阳台。

吉尔看完后没说什么,只是小心地用叉子拨弄着盘子里的食物。

安东尼又给她看主卧室的设计草图,并说:“我们的房间连着二楼的露台,在那里可以饱览周围的景致。凯伦的卧室以及其他两间卧房都有阳台,客房将安排在游泳池旁边,可以和主楼相连,也可分开,由我们自己决定。”

“我们要游泳池吗?”吉尔插嘴道。

安东尼愣了愣才弄明白她的问题,似乎刚刚意识到什么。他无意识地指着草图,回答道:“是这样的。建筑师认为造个游泳池会使房子更有价值。你不想耍个游泳池吗?”

“我觉得我们把厨房整修完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要跟我唱反调?”

“我不是存心跟你过不去,我反对是因为这么做很愚蠢!”吉尔说着坐回椅子上,“你知道这样彻底的整修要花多少钱?”

他耸了耸肩,说:“我不知道,大概要 25 万美元,也许 30 万美元吧。”

“玛利安一直要求加薪,而我为事务所购进的一批电脑又花了一大笔钱,我现在手头已经没什么钱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紧紧握着她的手,柔声说道:“我的宝贝,你听我说,是我决定要请建筑师重新设计的,所以那些改建的预算应由我来负担。你不必把我花在我们房子上的每一分钱都计算得这么清楚,我不希望你这么做,你我之间应该不必分得那么清楚的,不是吗?”

“但我想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这么做。”

他的笑声表明了他不相信她的话,他说道:“你到底想要证明什么?”

突然,一声尖叫声打断了吉尔的话,她愣了几秒钟后才反应

过来，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安东尼问。

“是凯伦的声音！”

他条件反射性地朝楼上看了一眼，然后冲向了楼梯。

吉尔又听到了一声尖叫，这回听上去离她更近了，似乎是从后院传来的。她跑着穿过厨房，来到露台上，在那里，她看到的除了茂密的树木以及水面上发出的点点微光之外，什么都没看见。

不一会儿，黑暗中隐隐约约地看见凯伦正向她这边跑来，身后还紧跟着另一个小姑娘。吉尔向她们跑去，匆忙间差点被一片碎瓦片绊倒。

凯伦看见吉尔朝她跑来，就握紧拳头，转过身去。紧跟着她的那个女孩嘴里咯咯地笑个不停，由于兴奋而气喘吁吁。吉尔从后面一把抓住凯伦，确定她没事后，绕过她挡在她面前，以防有什么危险。她看见黑暗中有一点红光，是一支燃着的香烟，她喊道：“是谁？谁在那里？”

那个女孩放慢了脚步，说：“那是我哥哥，他没有恶意的。”

这时，一个男孩慢悠悠地走近了，吉尔只能辨认出一个瘦长的身型以及他一头金色的卷发。他的声音在潮湿的空气里听来尤其清晰，他说：“我妈妈要我来找琳德瑟回家。”

吉尔愤怒地瞪着他，她认出他就是那个骑着他哥哥的摩托车横冲直撞，最后停在她新修剪好的草坪上的坏小子。

“回家去，佩依顿。”吉尔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现在。以后别再来这里。”

他不甘示弱地朝她吼，道：“我什么都没干！别这么神经过敏。”

“我叫你回家去！你想让我叫你父母来吗？”

“你去叫好了。”

“佩依顿,你这个混蛋!”凯伦尖叫道。

吉尔抓住了她的手臂,说:“别那么说话!”

“哎哟!”

“弄疼你了吗?我不是有意的。”她走近凯伦,嗅了嗅她的头发,问道:“你们在那里干什么?抽烟吗?”她摇了摇凯伦,急道:“回答我!是不是?”

男孩转过身消失在树丛中,他的妹妹跟在后头也溜走了。

“我没有!”凯伦边说边扭动身躯想挣脱吉尔的手臂,但她滑倒了,背朝地摔倒在地上。站在她身旁的女孩迅速地朝旁边一闪,她是个皮肤黝黑、身材丰满的小姑娘,身上绷紧的衬衫显示出她已经到需要戴胸罩的年龄了。凯伦开始在地上哀号起来。

“够了!别闹了!”吉尔喝道。

这时,后门“砰”的一声被打开,重重地撞在墙壁上。安东尼跑了出来,边跑边问:“怎么回事?”

吉尔拖着凯伦走进了厨房,说道:“你现在给我回自己房间去,我马上就上来,我们好好谈一谈。”她把凯伦推向楼梯,催促着她上楼。

安东尼走进屋里,把门关好并锁上,然后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们几个小姑娘和那个抽着烟的佩依顿在一起,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我想明天早上在那里找到几个烟头之外,如果还找到其他东西,我就要他们好看。佩依顿今年14岁,是个正在发育的青少年,他上星期在院子里把车轮胎戳了个洞。”吉尔一边把前额的头发拂到耳后,一边发出轻轻的呻吟声,“现在你对我的家庭生活有足够的了解吧。”

“我了解。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

“是的,你有孩子,但是他们远在新泽西州,因此你可以高枕无忧,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吉尔注意到桌上的草图,接着说道:

“我必须先去看看凯伦，能不能以后再谈房子的事？总之不是今晚，我还有工作要做。如果你想留下来也可以。”

“不必了。”安东尼朝露台看了一眼，似乎在决定该说些什么，然后他回过头来看着吉尔说：“你太纵容她了。”

“纵容她？我没有允许她到外面去……”

“但她还是出去了，她为什么敢如此做呢？在我搬进来后，我会管教的，她的那些行为要好好改一改了。”

“是吗？那好吧，祝你好运。”

他在5分钟内就离开了。

她看着他的车开出，红色的尾灯一闪一闪的，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他临走时的告别吻与其说是深情的不如说是礼貌的。

吉尔把门锁上，然后背靠在门上。

她脑海里一直回响着一个声音：我真后悔我们买了这幢房子。

凯伦的房里没有声音，吉尔敲了敲门，问道：“凯伦？你在里面吗？让我进去。”里面没有任何应答，于是吉尔举起手在油漆过的木门上用力地拍打着，一边喊：“凯伦！把门打开！”

里面传来“咔哒”一声开门声。凯伦身上穿着睡衣，房里的灯也关了。她打着哈欠，说：“我已经睡着了。”

“你没有睡。”吉尔边说边打开了灯，“以后不许再像刚才那样把房门锁上了。”

“那你为什么把自己的房门锁上？”凯伦退到床边坐下，两只胳膊环抱住大腿。她接着说道：“当安东尼来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房门锁上，那我为什么不能锁上我的房门？”

吉尔吸了口气，说道：“你刚才究竟在外面做什么？”

“我说过了，我什么都没干。”这时那只小猫“喵喵”叫着要跳

到床上，凯伦一把抓住它黑白相间的毛皮，把它拎了起来。

“我不是瞎子，凯伦。我看见佩依顿在抽烟。”

“妈妈！”她低下头用前额抵住膝盖，叫道，“我没有抽烟，抽烟很臭。”

“我告诉过你不要到外面去，而你却不听。现在罚你一个星期不准出去。”

“妈妈！”

“你白天去参加夏令营的活动，回家后哪里都不准去，不准跨出家门一步。我准备把这事也告诉你父亲。”

“这不公平！”

“够了！”吉尔朝她吼道。

凯伦红着眼眶瞪着吉尔，嘴唇由于气愤而颤抖着。

吉尔发现她的这个反应并不只是因为叛逆那么简单。她冷静下来，说道：“凯伦，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尖叫？”

凯伦犹豫地摇了摇头，似乎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别害怕。告诉我，是不是佩依顿对你做了什么？”吉尔边说边走到她身边坐了下来。

“他亲了我，我不想他这么做的。妈妈，是真的。”她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抽抽噎噎地说道，“我不让他亲，詹尼弗愿意让他亲，但我不愿意，他抓住我硬要亲，还大笑呢。”

吉尔拥抱了她一下，说道：“噢，我的宝贝，你做得很对。你说了‘不’，这么做很对。记住，如果不是你自愿的，永远也不要和一个男孩子做任何事。”说着，她温柔地吻了吻凯伦的前额，然后接着说道：“你是个非常好的小姑娘，我为你感到自豪。”

“妈妈，对不起。”凯伦抬起满是泪痕的脸，说道，“我刚才不是有意说的，我不恨你，也不恨安东尼，真的，我发誓。”

“我知道你是无心的。不过你还得被关禁闭。”